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五十六回 楊仙人土遁救主 文長老金鏢傷人

詩曰：雲紀軒皇代，星高太白年。  
廟堂咨上策，幕府制中權。  
軍勢持三略，兵戎自九天。  
朝瞻授鉞去，時聽偃戈旋。

右摘高適《幕府詩》

話說趙匡胤等眾人，因播臺打死了教師李豹，被南唐元帥劉仁贍發兵追捉，當時放馬而逃。於路有一顯真觀，眾人進去躲歇片時，卻遇見了家將先在廟中，因又相見了觀中道長。正在言談，不料外面追兵已至，眾王侯因寡不敵眾，未免心慌。那道人說道：「眾位莫要驚慌，這些須兵卒，看貧道立退便了。」說罷，取了一口寶劍，緩步踱將出來，見山門外許多兵將，正在那裏指手劃腳，指點進來拿人。那道人開言問道：「汝等眾兵將我院門圍住，有何事故？」那四員副將上前答道：「道人，你卻不知。今日有一伙販馬凶徒，在播臺上與教師李豹比武，一時將教師打死，還可解釋，不意又打死了奉差將軍李虎，這罪豈可脫逃？我等故奉元帥將令，特來追捉。方纔走進院中，你可讓我們拿去獻功，便與你觀中無涉。」那道人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這觀中並不曾見有販馬客人，你莫要錯了主意，可往別處去尋。」副將聽說，喝聲：「賊道人！既沒有凶徒進門，這許多馬匹是那裏來的？你這等支吾，莫非與他通同一路麼？」道人笑道：「我便與他通同一路，你待怎樣？」副將大怒道：「好潑道，敢將凶徒藏過，擅自出頭！我今拿你前去，一並問罪。」說罷，各舉兵器，劈面衝來。那道人手執寶劍，向外迎戰，兩下廝殺起來。未至數合，道人回步便走。四將在後追來。那道人心中念念有詞，將手中劍丟去，霎時間，變了一條蟒龍，張牙舞爪，口吐烈火，望著官兵噴來。那兵士見了，四散逃生，走得快的，還有造化，走得慢的，燒得爛額焦頭。那眾王侯伏在殿內，見官兵敗走，發聲喊，一齊搶出山門，捨了丟下的槍刀，往前砍殺，殺得官兵死傷殆盡，四員副將都做陰官。

然後一行人回進山門，至靜室坐下。眾王侯極口稱謝道：「蒙師父法力相救，感恩不盡。還要請教法號尊姓。」道人答道：「貧道姓楊，名天真。從幼出家，在這觀中三十餘年，上無師父，下無徒弟，祇貧道一人。專要多管閑事，心抱不平，代人出力。為此，與人寡合，見嫉於世。」眾王侯道：「師父有此道德，何藉於人？惟其寡合，乃見高妙。但某等既蒙相救，恐敗兵去而復來，那時某等便自脫身遠去，卻不遺累師父，如之奈何？」楊天真道：「不妨，彼若再有兵來，貧道可以自全。至於眾位返駕，必須要渡江而回，貧道還當相送。」眾人聽了渡江兩字，各自暗暗吃驚：「我們尚未道姓通名，怎麼知道我們去路？」當有鄭恩開言說道：「我們都是大遼官販，師父怎說渡江起來？」楊天真哈哈笑道：「王爺休得隱瞞，貧道若不知眾位來歷，怎好相留家將在此，叫他備飯等候？眾位不信，貧道請試言之。」遂將眾王侯姓氏一一說出。眾人各各驚訝，甚相敬服。

當時眾王侯命家將整備馬匹，捎帶行李。楊天真進房收拾什物包裹，打點一齊渡江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裏在此整備走路，不想那些敗兵逃進城去，往帥府報與劉仁贍道：「啟元帥，李將軍並四員副將，都被汴京來的馬販同伙所殺。顯真院道士助他，用法殺將燒兵，十分利害。望元帥爺定奪。」劉仁贍聽報大怒，即忙點了大將王能趙叔，領兵三千，即刻往顯真院擒拿汴京奸細馬販子，不許違誤。王趙二將領了將令，登時領兵飛奔至顯真院，將道院圍住。此時眾王侯與楊天真收拾停當，正要出門，忽聽前面喊聲大振，知有兵圍，便一齊商議，衝突而走。楊天真道：「不可，夜晚衝圍，恐非所利，貧道自有脫身之法。」遂向包裹取出十數張符印，與眾王侯及家將等都貼在額上，楊天真念動真言，喝聲：「疾走！」眾人赤手空身，飄飄而起，借了土遁往前去了。正是：

若非天命興王客，怎得高人解禍災？

眾兵在外喊了多時，並不見有人出來，心中疑惑，一齊搶將進去，把火把照耀，四處搜尋，並無人影，祇有馬匹包裹遺棄在內。王趙二將無可奈何，祇得叫軍士牽了馬匹，帶了包裹，到帥府繳令。劉仁贍見棄馬而逃，難以追捉，祇得差人暗中打聽，加意提防。此話不表。

且說眾王侯得了楊天真道法，閉目而遁，耳邊但聞風雨之聲，不片時之間，忽的腳登實地。楊天真喝聲：「開眼。」去了符印，眾人看時，盡皆吃驚，原來此處已是汴梁地面，暗暗稱奇。楊天真道：「貧道已送眾位到京，就此告別。」眾王侯道：「師父何出此言？某等感蒙相救，無以為報，意謂明日奏知主上，使我等輪流供奉，少酬大德，何故言別？」楊天真道：「貧道非圖名利而來，祇因眾位王爺有厄，故此特施小術，以脫離虎穴耳，何足言報？今幸安然無事，於貧道之心畢矣，理當告辭。」眾人苦苦相留，楊天真堅執不從，祇說一聲：「後會有期。」化陣清風而去。眾人望空拜謝，各回府第。

次日上朝，山呼拜舞。世宗宣趙匡胤上殿，賜坐問道：「二御弟探視金陵，事勢如何？」匡胤將販馬到金陵，以至楊天真土遁救回，前後事情，一一陳奏。世宗聽罷，又驚又喜，驚的眾王侯幾遭不測，朝廷險失了梁棟之材，喜的眾人逢凶化吉，得遇仙人相救，安穩回來。當時世宗問道：「據御弟之意，幾時可以興兵？」匡胤道：「臣意南唐地廣民殷，城邑無備，有可取之勢。今值秋高馬壯，正好興師。望陛下決之。」世宗聽奏，悅而從之，即下詔書道：

蠢爾淮甸，敢拒大邦，盜據一方，僭稱帝號。晉漢之代，寰海未寧，而乃招納叛亡，朋助凶逆。昔日金全之據安陸，守貞之叛河中，大起師徒，來為應援，迫奪閩越，生靈塗炭。至於應接慕容，憑陵徐部，沐陽之役，曲直可知。勾引契丹，人為邊患，結連西蜀，實屬世讎。罪惡難名，人神共憤。

詔下，御駕親征。仍諭王景向訓徐圖取蜀之計。即日拜匡胤為元帥，高懷亮為先鋒，李穀為左右救應使，韓令坤督運糧草，李重進等十二人隨軍征進，點閱大兵二十萬，擇日起行。匡胤傳下軍令，命大將李穀李重進領兵先取滁州、揚州、泰州等處，以分其勢，自領大兵由南界牌關而進。分撥已定，諸將整頓先行。然後世宗命范質王朴同理國政，留高懷德監軍守城。克日車駕離汴京，繼前兵進發。但見征雲黯黯，殺氣濛濛，戈戟如林，旌旗似霧，有詩為證：

征旗南指北軍來，戰鼓頻敲震地雷。

此去鷹揚成偉績，管教兵勝凱歌回。

大軍一路無詞，不日已至南界關。關主總兵官董清預備行宮，前來接駕。君臣進關住下。

早有哨馬報入南唐。唐王大驚，急召眾臣商議退敵之策。文武俱各無言，惟有元帥劉仁贍辭氣從容，近前奏道：「主上且勿驚慌，自古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。往時大王要救西蜀而霸一方，不意事機不密，先被周師入境，今若張皇無策，豈不被蜀人恥笑？為今之計，正宜大興六師，與周將拒敵。至於成敗，未可知也。」唐主聽其言，即以劉彥真為統軍節度使，劉仁贍為清淮節度使，領兵五萬，至淮揚二州與周師拒敵。又命國師文修和尚督兵五萬，到清流關救應。那劉彥真領兵至鳳陽淮西，備列戰船數百號於淮河，以攻周之浮梁，旌旗相接，兵勢大振。

周將前軍李穀，因攻壽州不下，又聞唐兵已至淮西，大布戰船，遂與眾將議道：「我軍素來不習水戰，若他斷我浮梁，背腹受敵，無可生之路。不如退守浮梁，待聖駕到來，再行進取。爾等以為何如？」諸將議論不一，或欲乘勢邀擊，或欲退守浮梁。李穀猶豫未決，差人具奏世宗，一面移兵退守浮梁。世宗得奏，急差官止住李穀，不要退兵。又差大將李重進領兵直趨淮上，與唐兵接戰。重進因糧草未集，不能前進。李穀聞知，急差人奏於世宗道：「南唐戰船連日進淮，水勢日漲，萬一糧草未集，所為大慮，願陛下駐蹕陳州，待李重進兵馬到來，臣與他渡淮，探彼戰船，可禦浮梁，立具奏聞，萬勿輕進。不然，厲兵秣馬，秋去冬來，使彼

疲於奔走，然後一鼓而可擒也。」世宗得奏，對匡胤道：「李穀之計亦可然之。」匡胤道：「太緩。今兩敵相遇之際，勢成騎虎，豈宜有待？陛下且優詔答之，使其與重進合勢迎戰，必收全功。」世宗允諾，即下詔示之。

卻說唐將劉彥真聞知李穀退守浮梁，心中甚喜，欲引兵直抵正陽。劉仁贍與池州刺史張全約力止道：「我軍未到，彼兵先退，是畏公之威也，何必與戰？萬一有失，追悔無及。」劉彥真不聽，自引所部兵馬而行。仁贍與張全約道：「劉公不聽我言。此行必敗。我與公祇宜登城而備，庶無所失。」全約從其言，即領兵將靠淮而守。此時李重進得詔，引兵渡淮，與唐將交戰。劉彥真兵馬屯於安慶，連營十數里。李重進登高望見，對眾將道：「如此兵馬，破之甚易。」乃令部將曹英引兵三千，從上流而進，出其不意擊之，必獲全勝。曹英得令，引兵去了。

次日，李重進結陣以待。劉彥真提槍拍馬而出，手指重進罵道：「無知豎子！好好退兵，免受殺戮，不然，叫你頃刻亡身。」重進大怒，掄刀直取彥真。彥真正待接戰，背後湧出一員大將，名叫張萬，大叫道：「主將且休動手，待小將生擒此賊。」說罷，吼聲如雷，手提大斧，殺奔前來。兩下吶喊，戰鼓頻敲。二將刀斧並舉，約鬥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重進佯敗而走，張萬隨後趕來。重進見張萬來得較近，按住了刀，彎弓搭箭，背放一矢。張萬未曾提防，躲閃不及，應弦而倒，可憐一員勇將，死於非命。有詩贊李重進道：

射柳穿楊藝術奇，當時敵將竟難支。

臨兵入陣山川暗，斬將歸營日色低。

劉彥真見折了張萬，心中大怒，挺槍來戰。重進回馬相迎。二將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戰有百十餘合，勝敗未分。忽聽一聲炮響，曹英引三千生力軍從上流殺來。彥真料不能勝，勒馬便走。曹英乘勢追來，唐兵大敗。彥真走不數里，又見山坡後旗幟招展，金鼓喧天，一彪軍衝出，當頭一將，乃是李穀步將王成，因領兵來與重進會合，見唐兵敗來，即便阻住去路。彥真進退不得，祇得與王成死戰，未及三合，彥真坐馬力乏，前蹄一失，把彥真顛翻在地，被周兵趕上，亂刀砍死。有詩嘆之：

堪憐憤戰傑英儔，兵刃齊攻水逆流。

早識貪功偏喪命，何如保守萬全謀。

李重進聽知劉彥真被殺，引兵急進大殺，唐兵死傷殆盡，掠其輜重盔甲不計其數。

劉仁贍見勢不諧，收拾彥真部下殘兵，同張全約及所部之兵退守壽州，星夜差人告急於唐主。唐主聞劉彥真全軍盡沒，驚得魂不附體，急召眾臣商議。樞密使陳景文奏道：「周師奮勇而來，彥真新喪，若與之戰，吾軍必敗。主公可命大將屯守清流，以拒周兵。」唐主依奏，即差大將皇甫暉姚鳳二將領兵一萬，往清流關同國師屯扎，以拒周兵。二將領旨，帶兵而去。

卻說李重進奪了鳳陽城，差人於世宗處報捷。世宗大喜，即加授重進為都招討，敕令進兵取壽州。重進得旨，引兵來取壽州，離城五里下寨。次日，重進領兵至城下，分撥攻城。那城上灰瓶炮石如雨點打下來，把重進之兵打傷無數。當時一連攻了二十餘日，城不能下。重進悶坐帳中，無計可施。忽報元帥趙匡胤引兵來助。重進接見，訴知城郭堅固，劉仁贍善守，急切難下。匡胤便往城下看了一遍，對重進道：「如此堅固，更兼善守，待老吾師。當用奇兵以破之，汝可引部兵離城十五里屯扎，詐言軍中缺糧，故為退兵之狀，可選精壯軍士埋伏要路，待他追來，伏兵殺出，我再以精兵過擊，前後夾攻，城可下矣。」重進依計而行。

次日，探馬報入城中，言周師一夜退去，不知何故。劉仁贍差人出城於四處打聽，回報道：「他軍絕糧，故此回軍，恐我軍追趕，在十五里之外扎營，為緩兵之計。」當下都監何延錫挺身而出道：「周師糧盡而去，乃實情也，元帥當出兵追之，使彼不敢再來。」仁贍道：「周將詭計極多，莫非有詐？量此決是誘敵之計，不可追也。」何延錫道：「元帥疑之太過，何日可勝周師？」遂不聽其言，領兵五千，私下出關，殺奔周營。李重進見了，故作慌張，拔寨而起，三軍故意叫苦，盡棄槍刀而逃。何延錫見此情形，心中大喜道：「今日天賜我成功也。」即便驅兵掩殺。將及五里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林子裏伏兵齊起，長槍巨斧，衝殺出來，當頭一將，乃是曹英，大喝道：「賊將往那裏去？」揮刀劈面砍來。何延錫大驚不迭，急舉手中刀來迎。未及五合，曹英手起一刀，斬延錫於馬下。周師勢盛，唐兵大敗。匡胤領兵抄出襲殺，乘勢攻打壽州。劉仁贍力不能支，祇得帶領殘兵，退守泰州去了。匡胤遂取了壽州。

李重進曹英回兵，會合於城中，迎駕到壽州駐扎。匡胤率眾將等朝見道：「賴陛下洪福，已取壽州。」世宗大悅道：「二御弟建功不小，朕心嘉悅。」匡胤復奏道：「李重進兵馬據守淮河，不宜輕動。李穀安住正陽，亦是要緊，臣願督兵，徑取清流關，以得勝之兵，回取滁州，則南唐指日可破矣。」世宗道：「御弟之策甚善。」

匡胤辭駕，提兵至南界關，總兵官董清接進參見。匡胤問道：「南唐可有人馬來犯關麼？」董清道：「清流關守將姚鳳皇甫暉，不曾犯界。祇有同守的一僧，名文修和尚，驍勇非常，又有金鏡，十分利害，幾遍前來攻打。眾將恐有疏失，不敢出敵，祇惟緊守而已。若元帥不早親來，此關終於難守。」匡胤道：「彼若有人來犯，爾可依舊嚴防，俟我明日出兵破他。」

次日，匡胤升帳，眾將上前參見。早有探子報進城來：「外有一和尚討戰。」匡胤遂問兩行眾將：「誰去會他？」祇見旁邊閃出一員上將，應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見一陣。」匡胤視之，乃是御前都尉將軍王王武，係鐵槍王彥章之孫，善使一條渾鐵槍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生得身長一丈，黑面黃鬚，立於帳下，要去出戰。匡胤大喜道：「將軍出去，須要小心。」王王武應聲：「得令。」出了中軍，結束停當，提槍上馬，領兵三千，放炮出關，擺開陣勢。看那對陣一個和尚，但見：

頭戴一頂金線毗盧帽，身穿一領盤龍黃袈裟。腰懸一口吹毛戒刀，手執一根渾鐵禪杖。足穿麻履，身坐紅駒。面目猙獰，不諳蒲團跌坐。行為凶勇，祇知行伍衝鋒。

那文修和尚一馬當先，大聲喝問：「來將何人？」王王武道：「賊禿聽著：吾乃大周天子駕前大元帥南宋王帳下都尉大將軍王王武便是。賊禿你也留下名來，俺好記功。」文修道：「不須問得，灑家乃南唐王駕下護國禪師，法號文修。汝今枉來送死，灑家當與你解脫。」王王武大惱，拍馬上前，一槍照文修刺來。文修舉禪杖急忙招架。二人大戰有三十回合，文修抵敵不住，攔開王王武之槍，回馬落荒而走。王王武拍馬追來。文修聽後面鑿鈴響近，就伸手往袋中取出一扇金鏡，叫聲：「佛祖爺爺，弟子今日要借法寶了。」說罷，將金鏡拋在空中，紅光如電，射人眼目，照著王王武頭上劈來，勢如飛燕。王王武一見，慌忙無措，躲閃不及，早被一劈，翻身落馬，可憐死於非命。正是：

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

敗兵報入關中，匡胤聞之大怒，便問：「誰敢出去與王王武報讎？」眾將皆懼金鏡利害，都不應聲。匡胤怒氣填胸，叫聲：「備馬！」即時全身披挂，上馬提刀，帶領眾將出關，來到陣前。文修正在討戰，祇見關內擁出一將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心中暗自稱異，上前問道：「來者莫非南宋王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既知我名，尚敢逞強助惡，傷吾愛將，情實可恨！吾今誓必斬汝，莫要後悔。」文修大怒，催開戰馬，舉杖就打。匡胤掄刀撲面交還。二人戰至二十餘合，那文修虛晃一杖，回馬詐敗而走。匡胤大喝道：「賊禿往那裏走？」隨後趕來。趕有三里之外，文修照前祭起金鏡，照匡胤頂上劈來。匡胤看見，把頭一低，叫聲：「不好，吾命休矣！」心中一急，泥丸宮早現元神，祇見這赤鬚火龍伸爪，把金鏡抓住，不得下來。文修見了大驚，道：「原來南宋王乃是真命，我幾乎逆天，壞了大事。」遂把金鏡收了回來，下馬立於道旁。看官，那匡胤頂現真龍，難道沒有兵將看見？兵將既見，訴知世宗，那得不疑？不知匡胤追趕文修，已有數里之遠，這些軍士落在後面，未曾上來，又不存心，自然不曾看見。這正是：

聖主有百靈呵護，賢臣致諸福維持。

當下匡胤轉眼醒來，見文修立在旁邊叫聲：「真主休罪。山僧不識天理，幾乎妄行，從此不敢再犯矣。」匡胤見此光景，不知所以，祇得答道：「長老既已出家。何不歸山焚修，在此紅塵圖甚功名富貴？」文修道：「真主有所未知。山僧原是陝西風雪山演教寺住持，祇因殿宇坍塌，佛像淋灑，山僧立願修建，特地下山募化於南唐主。蒙唐主許下周兵退去，差官建造，為此前來助他。

不想今日遇了真主，險些山僧獲罪於天，無可解脫。」匡胤道：「長老既然募化而來，休管兩邊閑事，且請回山。期在事平之後，不才當來裝金建寺，獨力成全，決不虛謬。」文修大喜稱謝，即便棄下馬匹，飄然去了。匡胤勒馬回程，將次半路，見前面兵將蜂擁而來。那眾將接著匡胤，便問追趕和尚消息。匡胤道：「被我良言解勸，已棄此歸山矣。」眾將各各歡喜，簇擁回關，設席稱賀。

次日，匡胤領兵直抵清流關外，放炮安營。探馬報入關中，皇甫暉與姚鳳商議道：「壽州已被周師所得，文修長老一去無音，今周兵又來攻城，恐非其敵，不如撤兵退保滁州，拆橋自守，方可萬全。」姚鳳道：「不可。此關乃必爭之地，若不守此而退護滁州，周師攻取，如何抵敵？」皇甫暉不聽其言，竟撤兵向滁州去了。消息傳入周營，匡胤不勝之喜，對馬全義道：「此天助吾也。此賊以此關為不足惜，退守滁州，斷橋自保，真不知兵者也。蓋滁州非衝藩之地，吾既得清流，千軍萬馬，豈懼滁州一橋乎？公可引五千兵，即時取木作筏，乘彼未定，吾軍掩至，破之如拾草芥耳。」馬全義領令去了。於是，匡胤親率大兵，相繼而進，採取滁州。有分教——攻一城，拔一城，勢如破竹。戰一陣，勝一陣，形似吹灰。正是：

天意既經厭偽命，人心自是向興朝。

畢竟趙匡胤怎的取城，且看下回分解。